

第一章 通勤的早晨

許晚照每天都得搭上六點半的那班校車。

天色還沒亮，車窗外是一整片濕氣。鄉下到市區的路要七十分鐘，她早就習慣一路顛簸、耳機裡放著還沒聽完的歌。

那是她上初中後的日常：長路、冷風、和一種說不上名字的距離感。

校門口總是很吵。有人邊跑邊吃早餐，有人用力拍著同學的肩。

她背著書包走進教室，動作輕得像怕驚動誰。

那天老師在黑板上寫著新班級的名單，粉筆字劃過時發出細細的聲音。

她抬頭的時候，剛好對上一個女孩的目光。

那是池向亦。

她的笑很輕，不誇張，但眼角的弧度讓人不自覺放鬆下來。

許晚照怔了一下，立刻低下頭，假裝在整理筆袋。

只是之後的幾天，每當有笑聲從教室前排傳來，她都會不自覺去找那個聲音的方向。

——池向亦。

名字聽起來冷，可笑起來卻像陽光一樣。

第一次分配座位時，她坐在教室左側的第三排。

池向亦在右邊偏前，隔著兩張桌子。

許偶爾會看到她轉筆、跟同學聊天，語氣柔柔的。

那種自然的親切，是許做不到的。她太不擅長開口，也不擅長笑。

幾週後，老師調整座位。許被分到靠窗一側，而池剛好坐在她的右邊。

那一刻，她有種莫名的錯覺——

好像命運在開一個玩笑。

「你好像是……許晚照對吧？」

池向亦笑著伸手。

她的手指修長，指尖有一點墨痕。

許愣了一下，才小聲回：「嗯。」

她沒握手，只輕輕點了頭。

池也不在意，只是笑笑，像早就預料到她會這樣。

從那天起，池偶爾會主動跟她說話。

問她作業、問她早上吃什麼。

許總是回答得很簡短。

可她的回答越簡短，池越喜歡找她聊天。

「妳真的每天都搭校車喔？」

「嗯。」

「要一個多小時？那妳不就比我早起很多？」

「.....還好。」

「好厲害，我都起不來。要是我早起，肯定睡在書上。」

池向亦邊說邊笑，笑的時候眼睛裡有細碎的光。

那種光讓人想多看幾秒，但又有點刺眼。

許移開視線，假裝在看窗外。

放學後，教室裡只剩掃地的聲音。

她們負責把椅子搬到桌上。池的力氣小，掀了半天，椅子還晃著。

「呃.....可以幫我一下嗎？」

她笑得有點不好意思。

許嘆了口氣，還是走過去，一手抬起椅子放到桌面上。

池拍了拍手，笑著說：「妳力氣好大喔，我超弱的。」

「.....下次自己搬。」

「好，下次我再拜託妳。」

許本想皺眉，但嘴角還是微微動了一下。

她沒發現自己已經開始習慣這樣的對話，也沒發現，那個笑聲，已經變成她一天裡最容易記住的聲音。

夜裡的校車晃晃悠悠。

許靠著車窗，看著自己模糊的倒影。

她想不起那天池笑了幾次，只記得每次都讓空氣變得很亮。

她還不知道，這個名字，已經在她的心裡，留下一道極淺的顏色。

第二章 搬椅子與便利貼

春天的陽光斜斜地照進教室，

落在黑板上，粉筆灰在光裡輕飄。

第一節下課，班裡一如既往地吵鬧，
有人在追逐、有人在補抄功課，
而池向亦——又在笑。

她的笑聲不大，卻特別容易被聽見。
像風輕輕拂過玻璃杯邊的聲音。
許晚照坐在她左邊，
手裡拿著原子筆，筆尖懸在空中半晌沒動。

她聽著池和別人說話——
好像是在討論社團的事。
她突然有點莫名的心煩，
也說不上為什麼。

後來她乾脆放下筆，假裝在整理文具盒。
指尖輕碰塑膠邊緣的聲音有節奏，
那是一種「不讓自己分心」的努力。

「晚照，妳有國文作業嗎？」
池向亦轉頭。

她身上那股洗衣粉的香氣很淡，
卻讓人心裡一緊。

「有，」許回答，「在這裡。」
她從書堆裡抽出課本，
那一瞬間不小心讓橡皮擦掉到地上。
池蹲下去幫她撿，動作很自然。

「妳的筆記好整齊喔。」她笑著說。

「還好。」
許的語氣依然淡淡的，但心裡微微亂了一下。

她沒注意到，池向亦的指尖在她的筆記本上停留了一下，
像是看到什麼有趣的東西。

放學的掃除時間到了。
他們要把椅子搬上桌面。

池抓住椅背掙扎了一會兒，
椅子歪斜著、幾乎要倒。

「可以幫我一下嗎？」
她笑得尷尬。

許嘆了口氣，走過去，一手抬起椅子放到桌上。
池站在旁邊看她，笑得像陽光。

「妳力氣真的好大。」
「妳太弱了。」
「那以後我就靠妳了。」
「不要。」

許轉身時，耳朵有點紅。
她沒看到池在她背後輕輕比了個勝利手勢。

幾天後的午休，
老師臨時有事沒來，
教室被陽光灑得發白。

池趴在桌上畫小熊貓，
畫得很專心。
許在抄筆記，抄到一半聽見輕微的紙聲。

「給妳。」
池把一張便利貼推過去，上面畫著一隻圓滾滾的小熊貓，
旁邊歪歪斜斜寫著——
「不要生氣啦，小熊貓都皺眉了。」

許抬頭，皺眉：「我沒有生氣。」
「可是妳昨天都不理我。」
「我只是……在忙。」
「好啦，我知道妳沒生氣。那就當我畫錯給自己好了。」

池說完，輕輕笑。
她的笑有點壞，像在等人反駁。

許看了那張便利貼兩秒，
原本想收進抽屜，
又不知為什麼，把它壓在課本下。
她告訴自己只是懶得丟掉，
但那一節課，她的目光總忍不住飄到那張黃色小紙片上。

那天晚上，她回家時校車開得特別晃。
窗外是一整片模糊的燈光。
她打開筆記本，看見那張便利貼還在書頁裡，
那隻熊貓皺著眉，看起來有點傻。
她有點想笑。
也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從鉛筆盒裡抽出一張白紙，
在角落寫了幾個字——
「我真的沒生氣。」

第二天早上，她趁池不在座位時，
把那張紙悄悄塞進池的筆記本裡。

下課鐘響時，池翻開筆記本，
看見那張紙，愣了一下。
嘴角漾起笑意。
她沒說什麼，只又畫了一張熊貓，
這次熊貓在比愛心。
下面寫著：「知道啦。」

那張便利貼又被悄悄貼回許的課本裡。
直到放學，許才發現，
忍不住在心裡嘆了口氣。

她不喜歡吵，也不喜歡太多話，

但那一天，她第一次覺得，
有人在用笨拙卻認真的方式，
試圖靠近她的世界。

那晚她睡得很晚。
枕邊的校車卡掉在地上，
而她的夢裡，
出現了一張黃色的便利貼，
和那個總是笑著的人。

她不知道這樣的靠近，會不會太近。
但當那隻小熊貓在她腦海裡出現時，
她的世界，好像也多了一點顏色。

第三章 筆記本裡的字

三月過後的天氣開始發潮。

早晨的光從窗戶斜進教室，照在課桌上，粉筆灰在空氣裡漂浮。
教室裡有粉筆、橡皮屑、和春天特有的暖意。

國文小考的考卷發下來，
紙張邊緣微微捲起，筆的劃線聲此起彼落。
許晚照低著頭，手指有些冰，
題目看了又看，有幾題她不太確定。

餘光裡，她看見右邊的池向亦。
池拿著筆，皺著眉，
然後很自然地在題號下面畫了一條淡淡的小橫線。
不是劃掉，也不是記號，
只是那麼輕輕的一筆，幾乎要被忽略。

許不知道為什麼，那動作讓她愣了一下。
那條小線有種安定感——
像是“還沒確定答案，但沒關係，慢慢想”。
她下意識學著，也在題號下畫了一條線。

那一刻，她突然覺得考試不那麼讓人焦慮了。

之後的每一次小考、模擬題，

她都會在不確定的題目下畫一條線。

久了，這動作成了一種自然反應。

她沒想太多，也沒特別去注意，

只是每當筆尖劃出那條短短的線，她都會想起旁邊那個人。

那天下午，

池向亦趴在桌上抄筆記，

筆記本上有她漂亮的字跡。

她抬起頭時，看到許在對著窗外發呆。

「晚照，妳國文作業寫了嗎？」

「嗯。」

「可以借我看一眼嗎？」

許遲疑了一下，把筆記推過去。

池翻著頁，

在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下一句詩：

「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

她寫完，沒有多說，輕輕合上筆記本。

晚上回家的校車上，

許晚照一邊晃一邊看那行字。

她查了意思：

「青萍之末」是極細微的風吹處，

「微瀾」是小小的水波——

原來意思是，一切的變化都起於極小的徵兆。

她盯著那句話，心裡像被什麼輕輕碰了一下。

那是不是她和池之間的狀態呢？

沒有劇烈的波動，只有細微、幾乎聽不見的變化。

她拿起筆，在那行字旁邊用鉛筆寫下：

「那妳覺得，什麼樣的風會讓人靠近？」

她寫得很淡，就像不希望被人看到。

第二天早上，池早到了教室。

打開筆記本，看見那句淡淡的鉛筆字。

她先愣了一下，然後笑出聲。

「什麼樣的風會讓人靠近……？」

她拿起原子筆，在下方回了一句：

「是溫柔的那種風。」

她寫完，吹了吹墨水，

手指輕敲著筆記本的邊緣，像在刻意留下一個節奏。

午休時，許打開筆記本看到那行回覆。

那三個字看起來很普通，

可她盯著看了好久，

筆尖甚至在紙上劃出一道幾乎不可見的痕。

她沒說什麼，也沒回。

只是那天下午的數學小測驗，

當她遇到一題不確定的題目時，

又下意識在題號下畫了一條小橫線。

她想，也許那條線，

是自己和池向亦之間最微小、最安靜的共通點。

放學後，兩人一起收拾書包。

池轉頭問：「妳有查那句詩嗎？」

「有。」

「那妳懂意思了嗎？」

「大概。」

「那妳覺得，這風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許想了想，聲音很輕：「有點像妳。」

池一愣，笑了出來：「哪裡像？」

「都……很溫柔。」

池沒再說話，只是彎了彎嘴角。

窗外的光落在她睫毛上，閃了一下。

那天之後，

許晚照才慢慢發現，

她的筆記裡有兩種字：

一種是自己的，一種是池向亦留下的。

而她寫的每一條小橫線，

都像是在悄悄延續那個人存在的方式。

第四章 體測與背影

五月的風有點曬。

操場被太陽照得發白，空氣裡飄著粉筆灰與青草味。

全班排隊做體適能測驗，

有人抱怨太熱，有人趁機偷懶躲在樹蔭下。

許晚照不太怕太陽，站在跑道邊，一臉淡定。

池向亦則在前排，手裡拿著水壺，一邊嘆氣一邊拍袖子。

「我真的不行啦，妳看我這個手臂……」

她揮了兩下，連自己都笑出聲。

許忍不住笑：「那就小心一點。」

「我努力看看，但我會丟臉喔，妳不要笑我。」

「我不會笑。」

體測開始，池在測仰臥起坐。

第一次做到一半就臉紅氣喘。

她抬頭看了許一眼，小聲說：「妳……不要看我。」

語氣裡帶著點害羞和逗趣。

許眨了眨眼，什麼都沒說，

只是乖乖地轉過身，背對著那片操場。
身後傳來一陣笑聲、喘息、還有風吹過草皮的聲音。
她沒偷看，只靜靜地聽。

那一刻，她突然覺得，
轉過身這個動作，比看著對方還難。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那麼聽話，
也不知道為什麼心裡那麼安靜。

池做完測驗，氣喘吁吁地走過來。

「妳真的沒看？」
「沒有。」
「那我做的超難看耶。」
「沒看就沒看到，不丟臉。」
「我懷疑妳偷看。」
「我沒那麼無聊。」

池笑了，笑得有點累卻真誠。
「好啦，那下次妳測的時候換我不要看，這樣公平。」

許沒回答，
只是看著她額頭上細小的汗珠，
突然覺得她好像比陽光還耀眼。

那天下課後，兩人坐在走廊外的階梯上喝水。
風有點大，吹亂了她們的頭髮。
操場邊有人在打球，球拍聲斷斷續續。

池向亦用手撐著下巴，看著遠方。
「我覺得我們好像變成好朋友了耶。」
「.....才剛開始講話幾個月而已。」
「那也算好朋友吧？」
「隨便妳。」
「那我決定算。」

她的語氣像是在宣布什麼重要決定。
許沒再反駁，只是低頭把吸管戳進果汁裡。
風從操場那頭吹來，帶著陽光和粉筆味。
她的影子在地上與池的重疊了一瞬間。

那晚，許回到家。
她打開筆記本，翻到前幾天那句詩的地方，
看著那行字與那條熟悉的小橫線。
「風起於青萍之末，浪成於微瀾之間。」
她想起操場的風、池的笑、自己轉身的那一刻。
那時她沒想太多，但現在心裡卻泛起一點奇怪的溫度。
她用鉛筆在旁邊寫下一句：
「有些風，不會讓人靠近，但會讓人記得。」

然後合上筆記本。
窗外的風掀動窗簾，
那一頁紙也微微震動，像是呼吸。

她不知道那天的轉身，有沒有被對方看見。
但多年以後，她還能記得操場的光、風的氣味，
以及那個讓她第一次學會「背對也是一種溫柔」的人。

第五章 畢業卡片

六月的風裡有熱氣。
牆邊的紫藤開得過分，整個校園都聞起來像曬乾的紙。
講台上老師在發畢業照，
每個人都在笑——
笑得太用力，好像那樣就能留住這一刻。
許晚照拿著相片，看著自己站在第二排。

池向亦就在旁邊，笑得亮堂。
那是她第一次注意到，
在照片裡，自己好像也微微在笑。
那笑不是對鏡頭，而是——對著那個人。

午休的教室變得空蕩。
有人在簽畢冊，有人在寫信。
許的桌上只有一張白紙。
她想寫點什麼，卻發現不知道要寫給誰。

這時，有人敲了敲她的桌子。
「妳還在嗎？」
是池向亦。

她手裡拿著一疊彩色卡片，
邊笑邊嘆氣：「寫卡片好難喔，我都不知道要寫什麼。」
「那就別寫。」
「不行啊，不寫好像很沒禮貌。」

池坐下來，把卡片散在桌上。
粉藍、淡綠、淺粉——都是她的顏色。
她低頭寫著寫著，筆尖在紙上滑過的聲音很輕。

許不想偷看，但視線還是被吸過去。
她看到一張寫著「祝妳每天都開心」的卡片，
一張寫著「要繼續加油」的，
還有一張什麼都沒寫，只在右下角畫了小熊貓。

那隻熊貓圓滾滾地趴著，
和當初那張便利貼上的一模一樣。

放學前，大家交換卡片。
許也收到了幾張，有人寫祝福、有人畫愛心。
但她沒收到池的。

那一瞬間，她不知道該失落還是理所當然。

池總是對每個人都很好，
也許她的卡片根本派不完。

她正要收書包，池走過來。

「欸，這個給妳。」

她遞出一張信封，

上面寫著許晚照的名字，筆跡端正。

「現在不要看，回家再打開。」

「為什麼？」

「因為——要保留神秘感啊。」

她笑著眨眼。

那是許第一次覺得，那樣的笑有點讓人難受。

晚上，校車晃晃悠悠地行進。

夕陽的光落在她膝上，卡片的邊緣被照得發亮。

她猶豫了好幾次，才慢慢打開。

裡面只有短短幾句話。

「我原本想送禮物給妳，
但後來覺得不用。
因為我會一直在。
祝妳順利，也希望我們以後還能見面。」

——池向亦」

字跡乾淨漂亮，像每一次她寫在筆記本上的那些句子。
但許看著那幾行字，心裡卻空出一塊。

「我會一直在。」

這句話明明溫柔，可她卻感覺到一種莫名的不安。
也許因為她知道——「一直」這個詞，其實很脆弱。

畢業典禮那天，
風大到連講台上的花都被吹歪。

老師說完最後的話，彩帶紛紛落下。

同學們擁抱、拍照、喊著再見。

池在人群裡朝她揮手。

許回了一個笑，

但下一秒，池就被人群淹沒。

她站在原地，手裡還握著那張卡片。

風從她指縫裡穿過，帶走了幾粒紙屑。

那天之後，她再也沒見到池向亦。

後來的很久以後，她偶爾還會翻出那張卡片。

字跡早就有點淡，

但那句話還在：

「我會一直在。」

她不知道那是不是承諾，

還是只是一種太溫柔的說謊。

只是每次看到，

她都會下意識地在筆記本的角落畫一條小橫線——

那是她記得一個人的方式。

第六章 分開之後

九月的開學日，陽光有些刺眼。

校門口擠滿了新學期的喧鬧聲，

教室門口貼著一張張新的分班名單，

紙張被風吹得獵獵作響。

許晚照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名字。

她掃過一整列名單，卻沒有看到那個熟悉的字。

——池向亦，不在這一班。

她沒說什麼，只靜靜地站了一會兒。

旁邊有人在喊「我跟妳同班欸！」，

笑聲很近，她卻覺得自己被留在一個無聲的角落。

新教室的牆上貼著標語，桌椅還有油漆味。

她換了位置，換了同桌，也換了一種靜默。

有時走在走廊上，會看到隔壁班門口那一頭，

有人笑著追著別人跑。

那個背影熟悉得讓人心口一緊。

她低頭假裝綁鞋帶。

鞋帶早就打好了。

兩個班的教室隔著一條走廊。

有時下課，門同時打開，

人群混在一起，她會短暫地對上那雙眼睛。

池向亦還是那樣笑著、跟每個人都熟。

看到她時也會點頭、微微揮手。

只是那個揮手，比起以前，

更像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而不是「習慣的靠近」。

「嗨，最近好嗎？」

「嗯，好。」

「新班的老師怎麼樣？」

「還不錯。」

對話短短幾句，像風一樣擦過。

她想接話，卻總覺得多說就會讓氣氛變得奇怪。

午休時，新的同學在聊天。

有人提到：「那個隔壁班的池向亦，好像很厲害耶，成績又好又會說話。」

許聽見時，筆尖停了兩秒，

然後又繼續寫筆記。

她沒參與話題，只是小心地把字寫得更工整，

像是在用筆壓住心裡的一點浮動。

那天下課後，她走去交作業，
在走廊轉角撞見池。

「晚照？」

「嗯。」

「怎麼這麼巧。」

「.....走錯路。」

池笑了：「那就順便走一段吧。」

她們並肩走了一小段走廊。

風從窗戶吹進來，

吹起池的髮梢，也吹亂了許的心。

「妳有沒有覺得，這學期好像特別忙？」

「有一點。」

「我也這麼覺得。以前都還有時間聊天。」

「嗯。」

池頓了頓：「不過，我有寫信給妳喔。」

「信？」

「就.....卡片啦，妳沒回我，我以為妳不想理我了。」

「沒有。」

「那就好。」

她笑得像釋懷一樣。

只是許不知道該接什麼話，

於是兩人就這樣走到分岔口。

「那.....下次見？」

「好。」

她看著池的背影遠去，

那句「好」像是被風吹散的紙屑，

落在地上，沒有聲音。

接下來的日子裡，她們偶爾在早自習或午餐時擦肩。

有時只是點頭，有時只是笑。

池還是那個溫柔、被大家喜歡的人；
許還是那個安靜、很少說話的人。

只是她開始注意到一些細微的事——
她在寫考卷時，仍會畫那條小橫線；
有天無意瞥見池在隔壁班的窗邊，也在低頭寫字。
那一刻她突然覺得，
也許那條線、那個習慣、那種默契，還沒被時間拿走。

他們沒有真的遠離。

只是走在兩條平行的走廊，
偶爾在拐角的光裡相遇，
然後又各自走遠。

那是她第一次明白，
原來有些人即使還在同一所學校，
也會開始變得遙遠。

第七章 她的新朋友

十月的陽光有點懶。
教室窗邊的綠植長得很好，葉子在風裡晃。
許晚照坐在自己座位上，耳邊傳來同學的笑聲。
她正要抄作業，聽見走廊外有人叫——
「池向亦，等等我！」

她下意識抬頭。
窗外是隔壁班的門口，
池背著書包，正要往樓梯走，
一個女生追上去，
臉上是熟悉又陌生的笑。

那個女孩叫陳芷柔。
是隔壁班轉來的新同學，
文靜、有禮、說話總是輕聲細語。

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她成了池向亦身邊的常客。

兩人總是一起走廊擦肩而過，
一起笑、一起去合作社。
他們的距離近到讓人無法忽視。

許不是沒注意，
只是每次看到那畫面，
心裡就會浮上一句：
——「原來她對每個人都一樣溫柔啊。」

她不喜歡這樣的想法，
卻也無法否認那種酸。

某個午休，
班級間要合作布置校慶展板。
隔壁班的人借剪刀和膠水過來。
池也來了。

「嗨，晚照，妳們這邊的膠水可以給我們用一下嗎？」
「嗯。」

池接過膠水時，指尖不小心擦過她的手背。
那一瞬間，許覺得自己的心跳被什麼輕輕撥了一下。
她抬頭時，池正笑著。
「謝啦，我回頭還妳。」

旁邊的陳芷柔跟著笑：「向亦的東西都亂借，妳要小心喔。」
語氣親昵得自然。
許只是淡淡點頭：「沒關係。」

池好像想再說什麼，
但走廊那頭傳來老師的聲音，她便匆匆離開。
許看著那兩個人背影並肩走遠，
指尖還留著剛剛那一下的觸感。

幾天後，學校舉辦聯合晨跑。

幾個班一起在操場集合。

許一眼就看到池——

她和陳芷柔站在一起，兩人說笑。

她想裝作沒看到，

但池突然朝她揮手。

「早啊，晚照！」

那聲音太亮，

亮到讓周圍的人都看了過來。

她愣了兩秒，才抬高手小小地回了下。

「那是妳朋友？」新同學問。

「嗯，以前同班。」

「她人好像很好。」

「是啊。」

語氣平淡，可心裡有一瞬間的苦。

她記得那個「早啊」的聲音，

以前是只對她說的。

那天下課後，她經過隔壁班。

池正在和陳芷柔一起貼布告欄，

兩人笑著在紙上畫小熊貓。

那隻熊貓的樣子很像她記得的那張便利貼。

她停在門外幾秒，

沒有進去，也沒有出聲。

只是轉身離開。

回到教室，她拿出筆記本，

看到那頁「風起於青萍之末」的紙還在。

她用鉛筆在旁邊又畫了一條小橫線。

那一筆很輕，

像是一種無聲的嘆息。

幾天後，放學的校車上，
她靠在窗邊，看著外面一閃一閃的街燈。
手機震了一下，是訊息提示。

—池向亦：

妳最近好像很忙？都沒看到妳。

—許晚照：

作業多。

—池向亦：

要是太累就休息一下，不要熬夜。

—許晚照：

嗯。

池很快又回了一句：

妳還是一樣，回訊息都不到八個字。

許盯著那行字，
指尖停在螢幕上許久。
她想回些什麼，
「我也在看妳」，或「妳過得好嗎」，
但最後只打了：

晚安。

然後收起手機。

車窗外的夜色像一面鏡子，
她看見自己的倒影裡，
有一點笑，也有一點難過。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有時不是分班造成的，
而是「我以為我們還在同個節奏裡」，

卻發現妳已經走得更快了。

第八章 留在筆記本裡的風

冬天來得比往年快。

早晨的風有點冷，走廊的窗戶總是半掩著，
風吹進來時，會把課桌上的試卷掀起一角。

許晚照每天都比別人早到學校。

她喜歡那段幾乎沒有聲音的時光——
空教室裡的光從黑板邊流進來，
粉筆灰在空氣裡閃著微塵。

她打開筆記本，那本封面已經有點磨損的筆記本。

裡面的字還在，
那行「風起於青萍之末」的句子依舊清晰。
有時她會翻翻那一頁，
有時只是看著那條鉛筆畫出的橫線。

她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一直留著它。

也許只是因為——那是她少數能記得「溫柔」長什麼樣的證據。

新學期的導師是一位很特別的老師，

喜歡講故事、講得慢。

有一次他在下課前說：

「人啊，總有一天會發現，
不是所有重要的東西都能留在身邊。
有些人會離開，但他教會你的東西會留下。」

全班靜了一會兒。

許晚照不確定是不是只有她一個人心口被戳了一下。

她握緊筆，
指尖在筆記本的邊緣畫了一道小小的橫線。

學期過了一半，
她漸漸習慣了新班的節奏。
有人開始主動找她說話、問作業、邀她一起吃午餐。
她也不再那麼抗拒對話，
甚至學會在早晨對同學笑一下。

有一次，班導師誇她：「最近好多了啊，晚照。妳笑起來挺好看的。」
她愣了一下，
然後點頭。

回到座位時，
她突然想到那個總是笑著的女孩——
那個曾經也這樣對她說話的人。
「妳笑起來很好看。」
她曾這樣說過。

那一瞬間，她好像聽到了風聲。
不在耳邊，而是在心裡。

某天午休，她收拾抽屜時，
那本筆記本掉了出來，啪地一聲落在地上。
新的朋友替她撿起來，笑著說：
「這是妳的祕密筆記本嗎？」

「不是。」
她搖搖頭，伸手接過。
「那上面寫什麼呀？」
「.....只是以前同學寫的東西。」
「妳還留著啊？」
「嗯，因為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
是那個人教我.....怎麼去看世界。」

朋友愣了愣，笑道：「那妳運氣真好。」
許低頭，指尖在封面輕輕摩挲。
「也許吧。」

那天放學，她一個人走到操場。

天邊的雲被晚霞染成了橙紅色，

風很輕，像是在和她打招呼。

她坐在看台上，把筆記本攤開。

風一頁頁翻過，

直到停在那頁——那句詩的地方。

她拿起筆，

在最下方寫了句話：

「原來，妳寫的風，也能留在我這裡。」

她合上筆記本，

風剛好又吹過，

把她的頭髮往後撥開一點。

她沒有回頭，

只是抬頭看著天邊的光，

那光亮得讓她眯起眼。

她以為自己只是學會了習慣，

但事實上，她學會的，是一種不靠誰也能走下去的溫柔。

而那份溫柔，是從一個笑著的女孩那裡開始的。

第九章 重分班的那一年

又是一個新的學期。

校園裡的櫻花開得早，樹影落在地上，粉色的光一層一層。

分班名單貼在同樣的位置，

人群擠成一團，笑聲、驚呼、嘆氣聲交錯在一起。

許晚照在人群外站著，

慢慢掃過名單上的名字。

當她看到那三個字的時候，

手指在空氣中頓了一下。

——池向亦。

同一班。

她愣了幾秒，呼吸幾乎是被壓住的。
那一刻，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該開心，
還是該害怕。

開學那天的早晨，
教室窗外有陽光灑進來，
整間教室都有粉筆香。
新的座位表貼在牆邊，
她的名字和池的，
被寫在同一排，隔著一個座位。

池比她早到。
那笑容，和記憶裡一樣明亮。
她穿著新的制服，頭髮比以前長一點。
看見她時，眼睛亮了，
像是找回了某樣被塵封很久的東西。

「晚照，好久不見。」
那聲音輕得幾乎要被風帶走。
「.....嗯，好久不見。」
她努力讓語氣聽起來平穩。
但手指仍不自覺抓緊桌邊。

下課時，池主動走過來。

「妳變了。」

「哪裡？」

「笑得多一點了。」

「妳也是。」

「我？」

「更聒噪。」

池笑了，眼角皺起。

「還是一樣毒舌。」

那笑聲讓教室的光都變得柔軟。

她一瞬間有點恍惚，

彷彿那幾年的距離只是場夢，

一醒來，她們又回到從前的座位。

但不同的是——

她已經不再是那個只會安靜坐著的女孩，

而池，也不再是那個什麼都不會錯過的人。

體育課的測驗又來了。

這次換成立定跳遠。

操場上的陽光刺眼得讓人眯眼。

池看著跳遠的沙坑，神情有點猶豫。

「我還是很爛欸。」

「沒關係，妳試試看。」

「不要看我。」

那句話，和幾年前一模一樣。

許怔了一下，然後笑了。

她輕輕轉過身，

背對著池，靜靜地站著。

風從耳邊掠過，她聽到池的跑步聲。

那一刻，她想起了國中那個夏天、

那句「不要看我」、

那張便利貼、那張卡片。

多年以後，她又重複了那個動作。

只是這一次，她的心比那時更平靜，

也更清楚。

她不知道池有沒有注意，

但她知道——自己還是會這樣轉身。

放學後，兩人一起走到校門口。

天空被夕陽染成金橘色。

行道樹的影子拉得很長。

「妳還記得那次體測嗎？」池忽然問。

「記得。」

「那時候我真的好丟臉喔，妳還背對我。」

「妳叫我別看。」

「是啊，但妳真的聽話得過頭。」

許彎起嘴角。

「現在也一樣啊。」

兩人同時笑了。

笑裡有一點懷舊、一點試探，也有一點不敢靠太近。

「晚照，」池忽然說，

「這次……我們可以好好當同學吧。」

「好啊。」

她的聲音很輕，

像風掠過紙頁的聲音。

那天晚上，

許回到家，打開那本舊筆記本。

紙頁已經有些發黃。

她在最後一頁寫下：

「妳說過會一直在，

也許妳真的做到了。」

她合上筆記本，

風從窗縫裡灌進來，

頁角微微翹起，像是輕輕應和。

有些人不是回來了才重要，
而是她讓你知道——
原來有些溫柔，即使隔了幾年，也從未真正消失。

第十章 月光與生蠔

那年中秋節前夕，
天氣意外地好，風帶著涼意，
夜空乾淨得像被水洗過。

這場烤肉聚會是池向亦提議的。

她笑著拉著幾個同學說：「中秋節嘛，怎麼可以不烤肉？」
最後一群人就在學校後方空地搭起臨時棚架，
掛上小燈串，搬出桌椅、炭火、烤網。

許晚照本來只打算去幫忙。

她穿著淡色襯衫，袖口整齊地摺起來，
站在烤架旁一邊扇風、一邊翻肉。
炭火噼啪響著，
火光映在她臉上，
讓那張本來冷靜的臉多了一點柔軟。

「妳也休息一下啦。」

池拿著烤肉夾走過來，

語氣帶著一點笑意。

「這樣會烤焦的。」

許淡淡地說。

「有我在不會。」

「妳確定？」

「不確定，但我可以負責吃掉焦的那部分。」

池笑得眼彎起來。

那笑聲在夜風裡化成一陣細細的漣漪。

烤網上放著一盤剛開殼的生蠔，
是朋友帶來的新鮮貨。
炭火舔著貝殼邊緣，汁液滋滋作響。

「這應該好吧？」有人問。
「看起來差不多！」另一個同學用筷子挑起一個，
「許晚照，妳試試看？」

她被點到名字，愣了下。
池那時正在另一邊幫人切肉、分碗，
沒注意這邊的情況。

「我？」
「對啊妳幫忙最辛苦，妳先吃一個啦！」

許猶豫了幾秒，
還是接過筷子，把那顆生蠔放入口中。
味道有點鹹、有點滑，
她皺了皺眉，但什麼也沒說。
只是笑著點點頭：「不錯。」

那一刻，月光從雲層縫隙裡灑下來，
落在她的側臉上。
沒有人察覺她微微縮了一下肩，
也沒有人聽見那一聲極輕的嘆息。

隔天早晨，
她起床時覺得肚子一陣翻滾。
胃像被緊緊攏著，整個人發燙又發冷。
她請了假，在家裡休息。

手機在中午震動了一下。

—池向亦：

妳今天怎麼沒來？

—許晚照：

有點腸胃炎。

幾秒後。

該不會是昨天烤肉吃壞了吧？

她盯著那行字，指尖停在螢幕上。

—許晚照：

不是啦，身體比較差，容易腸胃不舒服。

她想得很快。

她不想讓池覺得是自己的責任。

—池向亦：

妳要多休息，好好吃藥。

下次我幫妳烤熟一點。

她忍不住笑了一下。

「下次」這兩個字，

讓她有點想哭。

隔天回到學校時，

幾個朋友圍上來打趣。

「晚照，昨天是不是吃那顆生蠔中獎啦？」

「我就說那個好像沒熟吧，妳吃得太快了啦！」

她愣了下，笑著回答：

「嗯，可能吧，我體質本來就容易出問題。」

大家笑鬧幾句就散開了。

只有池站在一旁，神情有點複雜。

等人都走遠，她才小聲問：

「他們說的是真的嗎？妳那天吃了那顆生蠔？」

「嗯……可能是那個。」

「那為什麼昨天不跟我說？」

「因為……沒必要讓妳擔心。」

池沉默了幾秒，

聲音低低地說：「我昨天真的一直在想，妳是不是不舒服。」

「我好了。」

「晚照，妳真的每次都說好了。」

她抬起頭，

對上那雙眼睛。

那裡有焦慮、有心疼，也有某種說不出的歉意。

「我不想讓妳覺得是妳害的。」

「可我寧願妳怪我，也不要這樣什麼都不說。」

池的語氣很輕，卻讓風都靜了一瞬。

許沒回話，只是輕輕笑了下。

「那下次妳烤，我只負責吃。」

「……那我一定烤得很熟。」

兩人都笑了。

但笑的時候，都沒有再看對方。

那晚放學後，

許走出校門時，天邊有月亮升起。

她低頭看著手機訊息裡那行——

「下次我幫妳烤熟一點。」

她想，

如果真有那個「下次」，

她會記得帶胃藥，也會記得笑著回一句——

「好啊，我等妳。」

有時候溫柔不是在當下說出口，

而是那種「我以為不會被記得的小事」，

卻有人在心裡反覆想了整個晚上。

第十一章 風又起的日子

高三的課表總是滿得讓人喘不過氣。

早自習的鐘聲一響，整棟教學樓便陷入一種節奏——

粉筆劃過黑板的聲音、翻書聲、筆尖摩擦紙面的沙沙聲。

許晚照坐在靠窗的座位，

風從半開的窗縫裡吹進來，帶著一點冷意。

她用筆在卷子上畫了一條小橫線，

下意識的動作。

那是她多年前留下的習慣，

也是池向亦教會她的「記號」。

這天的陽光有點刺眼。

她抬頭時，正好看到隔著兩排的池。

池正低頭寫筆記，

頭髮在陽光裡閃著細細的光。

她忽然想到——

有一段時間，她以為這個人已經從她的生活裡「畢業」了。

但現在，她又坐在這裡，

近得好像是伸手就能碰到。

午休的時候，教室裡一半的人趴著睡覺。

池沒睡，在翻國文課本。

她的桌上放著一本借來的詩選集。

「妳看這句好美。」

她拿著筆，在空中比劃。

「哪句？」

許轉過頭。

「『風來的時候，我剛好抬起頭。』」

池的聲音很輕，

像是在對空氣念，也像是在對她說。

許愣了一下。

「有點矯情。」

「但妳一定懂。」

「我為什麼要懂。」

「因為妳就是那種會在風來時抬頭的人。」

許沒回，

只是低頭笑了笑。

笑裡帶著一點無奈，也有一點溫柔。

下午的體育課，風更大了。

天空藍得像水。

操場上吹來草味，遠處的山輪廓清晰。

同學在跑步、在聊天、在喊。

池坐在看台階上喝水。

她回頭看到許在慢跑，

步子穩，神情專注。

「許晚照妳體力變好了耶。」

她笑著喊。

「我本來就不差。」

「是是是，運動健將。」

池舉著水瓶比個敬禮的姿勢。

許白了她一眼，

但嘴角忍不住翹起。

那一刻，她忽然想起了國中那次體測。

那時池叫她不要看。

而現在，是池在看她。

風從操場那端吹來，

吹起她的頭髮，也吹亂了池的思緒。

傍晚自習前，

池走過她桌邊。

「妳還記得那句詩嗎？」

「哪句？」

「風來的時候，我剛好抬起頭。」

「記得。」

「那妳現在會抬頭嗎？」

「會啊。」

「那就好。」

池笑著走回座位。

她沒再說什麼，

但那一刻，許忽然明白——

有些話不需要太多字，

只要被記得，就已經足夠了。

晚上放學，

走廊的燈一盞盞亮起，

窗外的風聲像遠遠的浪。

兩人一起走下樓梯，

腳步聲在水泥階上回盪。

「向亦。」

「嗯？」

「那天的生蠔……真的不是妳的錯。」

池怔了怔，

「我知道。只是——」

「只是妳會在意，對吧。」

「嗯。」

「那就留著吧。留著在意，也沒什麼不好。」

池看著她，

眼裡有光。

風從她們之間穿過，

帶起一點粉筆灰，也帶走了一點距離。

有些重逢，不是命運的巧合，
而是兩個人都學會了怎麼不讓風只吹過一次。

她們又開始說話、開始笑，
像從前那樣，
卻不再是從前。

第十二章 風停在妳的肩上

模擬考結束的下午，
整棟教學樓都靜下來。
試卷堆在講桌上，
窗外的光慢慢變得暖黃。

許晚照趴在桌上，
筆還在手裡轉。
連日的緊繃讓她覺得有些疲倦。
她閉著眼，耳邊全是粉筆輕輕劃過黑板的聲音、
和遠處風灌進走廊的氣流聲。

池向亦坐在前一排，
轉過身。

「妳不睡一下？」

「不想睡。」

「那就起來走走？」

「太懶。」

池笑出聲。

「妳真的一點都沒變。」

「哪裡沒變。」

「還是那種說話永遠少兩個字的個性。」

許睜開眼，
那一瞬間剛好對上池的視線。
那雙眼裡有光、有笑，也有一種她說不出的溫柔。

她愣了兩秒，

「向亦。」

「嗯？」

「妳的卷子……考得怎麼樣？」

「應該還行。妳呢？」

「還好。」

「那就是很好。」

池轉回去寫筆記。

但她沒發現，

那句話之後，許晚照的嘴角輕輕彎了一下。

那天放學，天色微暗。

她們一起走出校門。

風從操場那邊吹過來，

帶著初夏的味道。

許手上拿著一疊講義，

其中一張被風吹走，

飄啊飄地落到路邊草叢裡。

「我來！」池反應很快，

蹲下撿起那張紙。

「妳手好冰喔。」

池把紙遞回來時不經意碰到她的指尖，

微微一怔。

「妳也是。」許說。

池笑了笑，

「那我們打平。」

風又吹了一陣，

吹起路邊的粉塵，也讓她們的頭髮輕輕碰到。

她聞到一股淡淡的洗髮精香氣，

那味道乾淨、像陽光。

她忽然覺得，這樣的距離太近了。
但也沒有退。

晚上回家後，
許坐在書桌前翻卷子。
那張被風吹走的講義放在桌上，邊角有一點摺痕。

她本想把它壓平，
卻在背面發現了一行字。
——「下次別讓風跑贏。」

她怔了幾秒，
然後笑了。
拿起筆，在那行字下面畫了一條很輕的橫線。

隔天早晨，
早自習還沒開始，
池走到她桌邊。

「妳講義找到了嗎？」
「找到了。」
「那就好。」

「不過上面有妳寫的字。」
「有嗎？」池挑眉。
「妳還敢裝。」
「我只是提醒妳要記得抓緊。」
「那妳下次幫我抓。」

池一愣，
接著笑了出來。

「好啊，那我幫妳抓住。」
她的語氣輕快，

卻讓許的心跳慢了半拍。

那天傍晚放學，
操場上吹來長長的風。
夕陽照在兩人影子上，並在地面交疊了一瞬。

池忽然轉過頭：「晚照。」

「嗯？」

「我覺得——」

她頓了頓。

「風真的很喜歡妳。」

「為什麼？」

「因為它總會停在妳身上。」

許沒回答。

只是伸手撫了撫被風吹亂的頭髮。

那一刻，連風也安靜了。

喜歡有時候不需要說出口。
它會藏在一張講義的邊角，
一句輕描淡寫的調侃，
或是一場風停下時的沉默。

第十三章 風過後的光

六月的陽光明亮得讓人睜不開眼。
教室裡貼滿了倒數的日曆，
每撕下一張，離畢業就更近一天。

黑板上的粉筆字寫著「模擬考衝刺倒數 14 天」，
角落的風扇吱呀轉著。
時間被拉得很長，
每一個午後都曬得發白。

許晚照趴在桌上，看著那張日曆。

她心裡有點亂，
卻又不確定自己在亂什麼。

她聽到背後的聲音——

「晚照。」
池向亦的聲音總是輕，
但這一次，似乎多了一點猶豫。

「嗯？」
「妳有想過以後要去哪裡念書嗎？」
「還沒。」
「我在考慮外縣市。」
「.....哦。」

那個「哦」字很輕，
卻像石子落進水裡，
在心裡漾開一圈又一圈。

池低頭笑了笑。
「妳是不是又在想太多？」
「沒有。」
「妳的‘沒有’代表有。」

許沒有反駁，只是看著她。
陽光從窗外照進來，
落在池的臉上，
那一刻她看起來很安靜，也很遠。

畢業前夕的晚上，
學校舉辦最後一次夜自習。
全班在寂靜的教室裡寫題目，
筆尖的沙沙聲連成一條細細的線。

池遞了一張便利貼過來。
那上面畫著一隻小熊貓，
旁邊寫著一行小字：

「再撐一下，風快要來了。」

許盯著那行字，

嘴角微微彎起。

她拿筆在下面回了：

「那等它來了呢？」

池看見後，也沒再寫什麼，

只是笑著朝她比了一個「等著看」的手勢。

畢業典禮那天，天氣熱得不像話。

所有人都穿著制服、拍照、道別。

禮堂裡人聲鼎沸。

當畢業歌響起時，

許低下頭，不敢看池。

她怕自己一抬頭，就會流淚。

典禮結束後，

走廊擠滿了人。

有人在拍照、有人在哭、有人在簽制服。

池拿著筆走到她面前。

「妳的還沒給我簽。」

「簽哪裡？」

「心口這裡。」

她愣了一下。

池笑著說：「我開玩笑的，袖子就好。」

筆尖在白色布料上滑過。

她寫得很慢，

最後停下筆，

那行字像風的尾音——

「妳要好好的，晚照。」

許低頭看著那幾個字，

心裡像是有什麼被輕輕掀開。

她接過筆，

在池的袖口上寫下：

「妳也是，向亦。」

兩人誰也沒說話。

風從禮堂那頭吹來，

吹起她們的髮梢，

也把那個夏天的味道攬散在空氣裡。

傍晚時，

校園變得空蕩。

夕陽照在窗邊的桌上，

池靠著窗，

輕聲說：

「晚照，我想我會想妳。」

那聲音輕得像風。

許抬頭，

「那就記得我。」

「我一直都記得。」

她笑了，

那笑容裡有太多沒說的話。

「向亦，」

「嗯？」

「那句詩，我懂了。」

「哪句？」

「風來的時候，我剛好抬起頭。」

池怔了一下。

「然後呢？」

「然後妳就在那裡。」

她們都沒說「喜歡」，
但所有的風、陽光、笑聲與沉默，
都在那一刻成了答案。

畢業的那一天，
她們沒有道別——
因為都知道，風還會再吹回來。

番外 風會記得路

那年冬天，天氣晴朗。
風從街角的咖啡香裡穿過，
帶著午後一點點陽光的味道。
許晚照推開那家小書店的門。
裡面的人不多，
背景是老式唱機裡緩慢的旋律。
她最近搬到這附近工作，
週末時常來這裡消磨時間。

她順著書架走，一邊翻著文學類的書。
書頁間有淡淡的紙味。
她伸手拿下一本書時，
一疊書籤掉了出來。

她蹲下去撿——
就在那一瞬間，
聽到一個聲音。

「這家店的風，還是一樣。」
她抬頭。

池向亦就站在書架另一側，
穿著駝色外套，頭髮比以前長，
手裡拿著一本散文集。

時間在那一瞬間靜了。
沒有慢動作，也沒有背景音樂，
只是兩個人都同時笑了。

「妳怎麼在這裡？」
「出差，順便繞過來看看。」
「所以妳還記得這間書店？」
「我記得這裡的風。」

她的語氣輕得像是怕驚動什麼。

兩人坐在窗邊。
窗外是午後的陽光與人群，
光透過玻璃，照在她們手上的咖啡杯上。

「妳變得好忙。」池說。
「妳也是。」
「我有看到妳的研究文章上了刊。」
「妳還看那種東西？」
「我只是……偶爾搜尋一下。」

許抿嘴笑了笑。
「那妳呢？」
「我在出版社工作，偶爾校稿、寫東西。」
「挺適合妳的。」
「嗯，我也覺得。」

空氣安靜了一會兒。
陽光斜斜落在桌上，
兩人的影子在木紋上交疊。

「晚照。」
「嗯？」
「我們好久沒見了。」
「五年吧。」

「我以為……我們不會再見了。」

「我也是。」

「那妳後悔嗎？」

「不。」

「我也不。」

她們都笑了。

那種笑，是從心裡長出來的平靜。

離開書店前，

池在櫃台結帳時，

又順手買了一張明信片。

封面是一張照片——

風掠過海面的瞬間。

她轉頭對許說：

「我記得妳以前喜歡寫東西，

還會在筆記本上畫線。」

「那只是習慣。」

「我後來也留下來了。」

她從包裡拿出筆，

在明信片背面寫下幾個字，

遞過去。

許接過卡片，上面寫著——

「風會記得路。」

如果我們又遇見，那應該不是巧合。」

她看著那行字，

心裡很靜，

卻有一股溫熱慢慢漫上來。

離開書店的時候，

風剛好從街口吹過來。

池拉起圍巾，

許也伸手按了按頭髮。

「天氣冷了，別忘了戴手套。」

「妳也是。」

她們走到路口。

紅綠燈閃爍。

池轉身，笑著說：

「那就，改天見。」

「好。」

許看著她的背影漸漸遠去。

風又吹起，

掀起她手裡那張明信片的一角。

她抬頭，

天空是乾淨的藍，

風在她耳邊繞了一圈。

那一刻，她忽然覺得——

也許，風真的會記得路。

它帶著某種溫柔的方向感，

繞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點。

人生不需要驚天動地的重逢。

有時候，只要能再次對上眼、

說一句「好久不見」，

就已經是一種圓滿。

因為風會記得路，

而她們，也都學會了不再錯過。